

華人教會的「劍橋」七傑 在哪裏？

馬英傑



去年，中國內地會 (China Inland Mission) 慶祝成立150週年，在世界多處舉行一連串的活動。感謝神透過戴德生及他設立的「中國內地會」，在過去150年賜給華人教會的恩典！我們不期然想到在1885年有七位劍橋大學畢業的高材生，受到戴德生的影響，聯袂加入「內地會」到中國宣教。他們在中國努力傳福音及幫助當地人，行動影響了整個英國及美國，使「內地會」的宣教士在五年中增加了一倍，並導致一個學生福音運動「學生志願運動」(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)的產生。

今日海外華人教會普遍都很蒙恩，經過200多年西方宣教士用鮮血及生命來孕育，我們理應是西方宣教士的接棒人，努力履行大使命，使萬民作主的門徒。但事實上，華人教會在宣教的事工上成長很慢，許多宣教機構都慨歎招募全時間宣教士不容易，尤其是北美地區，應該是最有條件的差傳教會，但參與長期宣教事奉的大部分為提早退休或已退休人士，年青人大部分只參加訪宣及短宣事奉。

我們看見北美的華裔年青人在社會及事業上都很出色、很有成就，但很少參與宣教事奉。我們何時才有華人教會的「劍橋七傑」？讓我們在此檢視一下，北美華人教會土生華裔的現況。2012年「加拿大福音團契」(EFC)作了一個對加拿大主流教會年青人流失的研究，名叫「流血的信仰」(Hemorrhaging Faith)，這研究指出加拿大主流教會年青人流失很嚴重，從小就參加教會在基督教家庭成長的年青人，有三分之二流失，而且在流失者當中，有一半不再承認自己是基督徒。這些從小就在教會成長的，竟然淪落到這地步，難怪他們自稱為「流血的信仰」。

北美華人教會的第二代也差不多，華福加拿大聯區聯同幾個宗派的領袖及神學院，參照主流教會的做法作了一個「加拿大華人教會第二代的研究」名叫“To Whom Shall We Go?”

(我們還跟從誰呢?)，根據此研究的統籌王健安博士作初步的分享言：加拿大華人教會的土生華裔分別選擇留下、轉去其他教會(主流教會或亞洲人為主的英語教會)或流失。他們離去除了因為文化的差異之外，部分是父母的因素。他們覺得基督徒的父母「假冒為善」及「成功神學」的心態叫他們反感；他們覺得教會只是他們父母的教會，不是他們自己的教會，對教會不能建立歸屬感；他們普遍認為華人教會沒有清晰的目標及方向，主任牧師傾向「一言堂」，教會普遍看重個人權力。華人教會許多是獨立教會，教會架構及運作往往不夠透明，領導者缺乏遠見。他們不能參與教會的決策，是被忽略的一群。另一方面華人教會太注重個人得救及成聖生活，忽略對社會公義及生命轉化的教導。特別在一些熾熱的課題，如同性婚姻、安樂死、同性戀等議題上，華人教會常是避而不談，但年青人希望有清晰的教導及指引。教會內部的人際關係又常會出現論斷、欺凌、破裂，對實踐饒恕及復和沒有足夠的裝備。

此外，外在的環境因素也是促成他們離去的原因，在後現代高舉平等及個人自由的社會風氣下，加上在大學期間面對無神論的挑戰，對信仰產生懷疑。他們生於斯、長於斯，外表是華人，裏面是西人，戲稱他們為「香蕉」。他們在對族裔身份及價值觀跟移民父母的一代不同，他們在加拿大多元文化社會中成長，認為華人教會不應單單服侍華人群體，這也是他們對華人教會不認同的地方。王健安博士歸納言：華人教會沒有對下一代做好門徒訓練及向他們清楚解釋生命的目的。

在這樣環境中的年青人怎會回應主的呼召、投身長期宣教？更不會產生華人教會的「劍橋七傑」了！這是北美華人教會反思及更新的時候，亡羊補牢未為晚也！**首先作父母的對孩子要有清楚的受託感**，有代神教養兒女的心態，看兒女是神賜的產業，嚴格來說是屬於神的，我們只是代神教養他

們。「望子成龍」是每個父母的期望，可以變換為「望子成龍為主」。出發點及動機轉換，對兒女的教養就有不同，從小就在家庭中進行門徒訓練；當然，父母要先接受門徒訓練，為孩子們打好根基。許多作父母的以為把孩子帶到教會，屬靈的事由教會教導就夠了。這重要的責任教會不能獨挑，教會只能扮演輔助的角色。主要的責任還是在父母身上，孩子在教會的時間，每星期只有三、四小時，在家裏的時間卻很多。更重要的是身教，兒女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我們必須言行一致，否則兒女會覺得父母虛偽，連信仰也搖動了。父母們，求主加我們力量，好好為兒女們作好管家，代神保管祂賜的產業！

青年人離開華人教會，教會本身要悔改，要反思。這行動必須由領袖開始，因為領袖們有這責任，而且只有領袖才能有影響力，帶領教會反思及更新。首先我們要尊重他們，雖然我們是他們的父母、長輩，但他們已經成長了；要信任他們，讓他們有份參與教會的決策。加拿大華人教會大部分是兩文三語的教會，主導權常落在粵語堂的會眾上，因為英語堂的會眾多是人數比較少的群體，常被忽略。若我們要有後代、有接棒人，應多投放資源給他們。我建議長執會中最好能有英語的代表參加。另一方面，許多華人教會的英語會眾人數都比較少，但「麻雀雖小」卻要「五臟俱全」，英語的教牧通常只有一人，獨力牧養，既要主日講道，又要帶領團契、主日學、個別關顧，加上要處理不少的行政事務，真是疲於奔命。此外英語會眾許多是年青人，未能像粵語堂一樣有許多成熟的領袖協助。故此我以為，雖然英語會眾只有100人左右，應考慮多請一位同工，讓英語事工同工們有商有量，分工合作。更重要的是：在心態上尊重他們的文化與我們不同，接納他們不再是小孩子的事實，要學習「放手」。

加拿大華人教會的華裔青年是非常卓越的一

群，雖然他們是「香蕉」，但多少有點中國文化，理應是華人教會的接班人。特別在差傳事工上，他們愛嘗試、愛創新，受過高等教育。加上他們在多元文化社會中成長，容易適應新的文化，他們是最好的宣教人材。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消除他們對華人教會的成見，**嚴格來說是華人教會如何能更新變化，讓他們對華人教會改觀**。更重要的是父母，要立志作個真正的門徒，為兒女禱告，重建你們的家庭祭壇。另一方面，是否可以參考猶太人的律法，凡頭生的長子是屬於神的，我們是否願意把子女獻給神，一生事奉神？要把這心意告訴他們，與他們一起尋求神的帶領，預備他們一生事奉主。今日華人教會有嚴重的工人荒，宣教士荒更不用談了，父母沒有把頭生的獻給神，只是其中一個原因。另一個因素是**華人教會要營造一個讓年青教牧能愉快事奉的環境**，當然這包括許多其他因素，如薪津、教

牧與長執職權的劃分，對年青教牧的尊重，有一個幫助教牧常存成為一個更好的牧者心態。否則在工作的壓力及人際的問題下，誰敢獻身？當然教牧本身及神學院的訓練也有責任，不在中論及。

有人說：廿一世紀是華人的世紀，盼望也是華人教會的世紀，讓我們一起更新變化，使教會成為合神心意的教會，那麼，產生華人教會的「劍橋七傑」，指日可待。

參考資料：

1. 維基百科·自由的百科全書·「劍橋七傑」
2. James Associates, 「Hemorrhaging Faith」
3. 張子江《COCM 香港通訊》(2005·1-2月號)
4. 王健安〈第二代信徒出走問題〉《香港基督教週報》，2015年12月6日第2676期。

(作者為華福中心加拿大聯區總幹事，大使命中心國際董事會副主席)